

西藏和平解放 50 周年

XI ZANG HE PING JIE FANG WU

SHI ZHOU NIAN

【纪实文学】

走到西藏

陈永柱 著

长征出版社



【纪实文学】

走到西藏

陈永柱著

陈永柱 著

长征出版社

西藏和平解放 50 周年

XI ZANG HE PING JIE FANG W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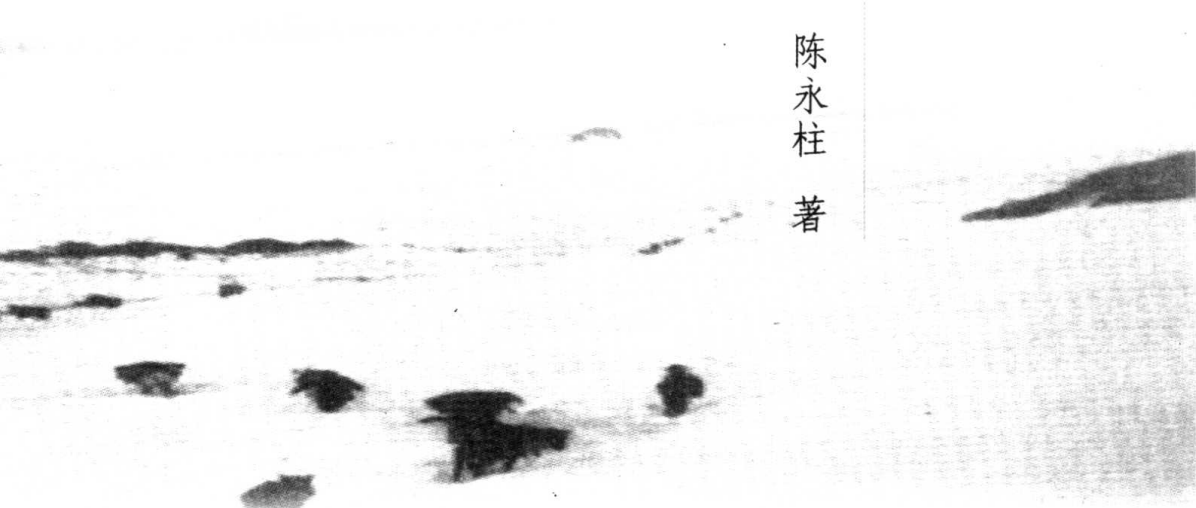
SHI ZHOU NIAN

【纪实文学】

走到西藏

陈永柱著

陈永柱 著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锡祥

责任校对:张燕茹

装帧设计:曾 腾

排 版:北京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照排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到西藏/陈永柱著. -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

ISBN 7-80015-698-2

I. 走… II. 陈…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4707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天利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7.5 印张

151 千字 印数:1—3500 册

定价:25.00 元

ISBN 7-80015-698-2/I·150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陈永柱 白族，1935年3月22日出生，云南省鹤庆县云鹤镇人。1947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民青）。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当地地下党交通员，进军西藏14军辎重团宣传队宣传员，某炮兵团指挥连观测员、炊事员、团政治处工作员、俱乐部主任、秘书、助理员，军政治部宣传处干事，昆明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副科长，第五机械工业部秘书、政治部负责人，武汉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科长、洛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基建工程兵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处长，解放军老干部俱乐部主任，全军老干部办公室副主任兼老干部俱乐部主任，总政治部老干部局副局长、局长，直属工作部部长、政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1990年在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系第五期学习毕业，1994年在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省部级干部专题研究班学习毕业。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是第一部从云南进军西藏的纪实文学，

这是亲历者的诉说：

辎重团 1800 多人、1000 多匹军马的大军，运输 450 万斤粮食、大量弹药物资，还负重自身所需的粮草……；

翻越了梅里雪山；

仅靠几根溜索，居然全部人马和辎重飞过怒江大峡谷；

钻入原始森林，与天斗、与地斗、与国民党残匪斗，

并与善良的野人遭遇；

踏进沼泽地，与看不见的陷阱和看得见的死神搏斗，

走出了连老鹰都不敢落脚的死亡之地；

这支队伍所有的拼搏奋斗和创造的人间奇迹，都是为了实现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宏图。

【纪实文学】



走到西藏

西藏和平解放 50 周年
XI ZANG HE PING JIE FANG WU
SHI ZHOU N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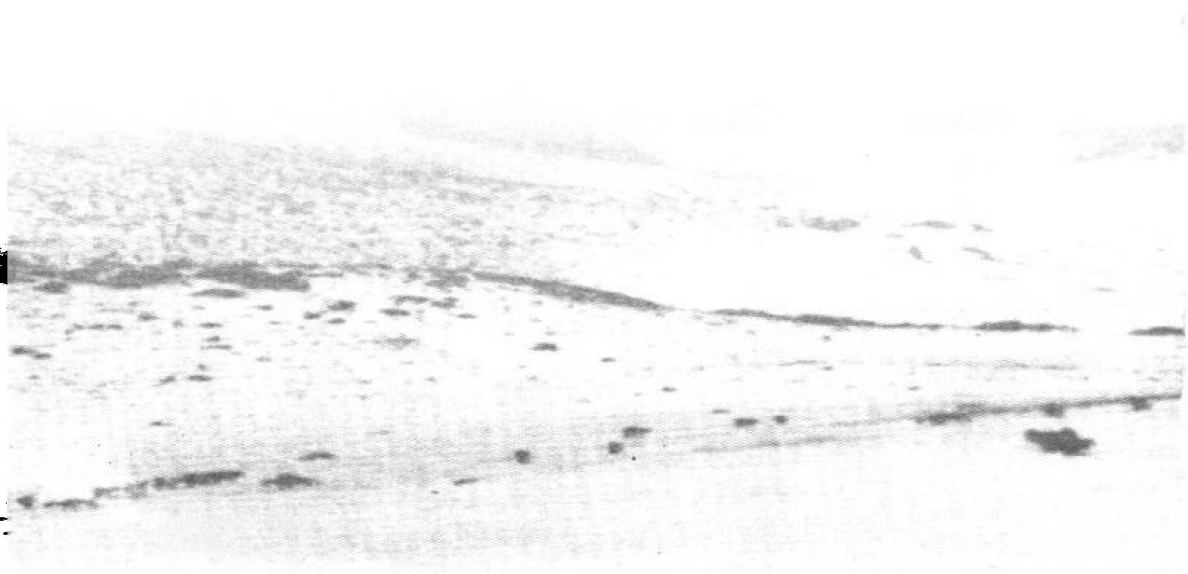
ISBN 7-80015-698-2/I·150

定价：25.00 元

谨以此书：

献给西藏和平解放 50 周年；

献给为西藏解放和建设而献身的战友！



目 录

序 篇 风雪岁月	(1)
上 篇 藏 光	(3)
第一章 序幕拉开	(5)
第二章 厉兵秣马	(19)
第三章 昌都战役	(39)
第四章 西藏新生	(54)
下 篇 险 途	(77)
第五章 少年应征者	(79)
第六章 在德钦藏区	(86)
第七章 爱心相随	(98)
第八章 核桃事件	(107)
第九章 啊! 梅里雪山	(121)
第十章 绝处逢生	(141)
第十一章 血往心上流	(149)
第十二章 怒江大峡谷	(160)
第十三章 飞越怒江天险	(171)

第十四章	生死沼泽地	(179)
第十五章	走进原始大森林	(189)
第十六章	遭遇野人	(201)
第十七章	谈笑凯歌还	(211)
编后记	将军本色	(222)
参考文献书目		(229)

序篇 风雪岁月

许多年后我终于明白：在我心灵的最深处，西藏离我是那么遥远，仿佛远在天边；同时西藏又离我那么亲近，好像我只要往前再迈出一步，我就能重新扑回它的怀抱。

许多年后我终于明白：无论我在时间的长途上跋涉多远，也无论我在岁月的峰巅上攀登多高，我历经沧桑的灵魂，都无法再翻越那座叫梅里的雪山，无法再横跨那条叫怒江的河流，也无法再走出那片阴森森的沼泽泥潭和原始大森林。

而在翻越那座壮美的梅里雪山、横跨那条雄浑的怒江、走进那片辽阔的沼泽地和深邃的原始森林到达西藏之前，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年我和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士兵餐风露宿地踏上这条凶恶艰难、生死未卜的进藏之路，原来同毛主席、党中央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同我们年轻共和国那段风雷激荡的历史，同一个伟大民族的觉醒和彼此融合，竟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但那无数次亲身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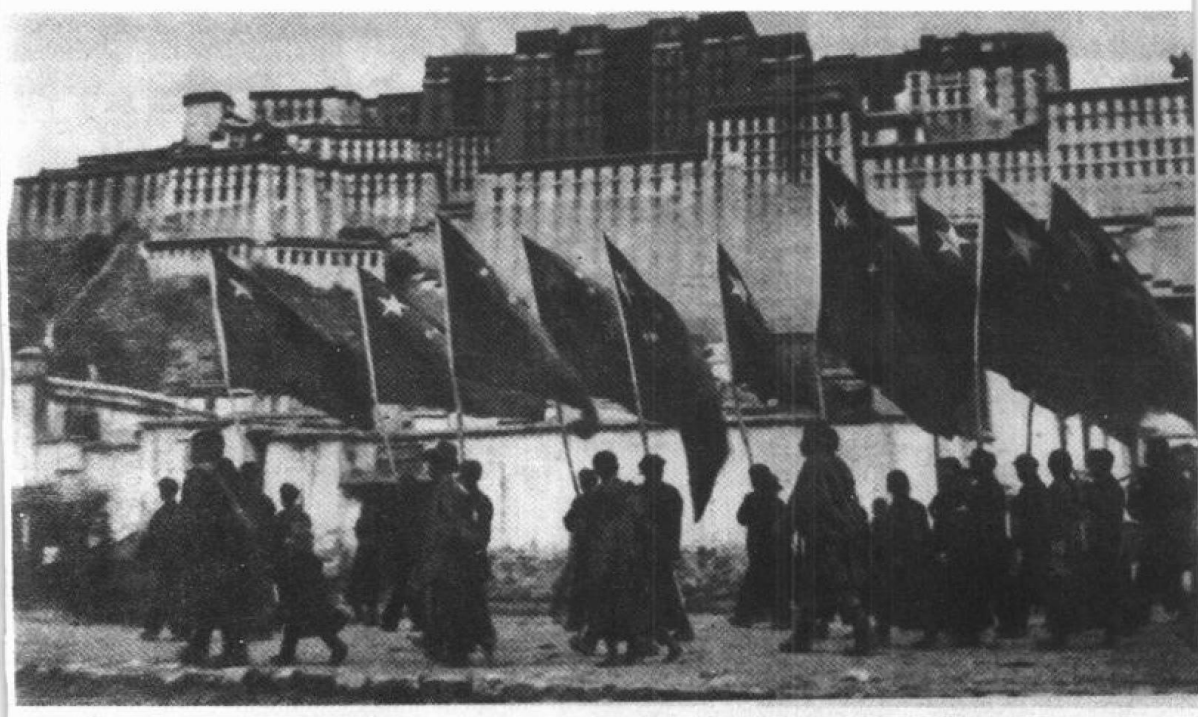
历的艰险，无数回亲眼目睹的死亡，还有许许多多沿途牺牲的战友那一双双永不瞑目的眼睛，却总是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常常禁不住涌出盈盈的热泪。

是啊，那些被茫茫雪山和草地，被滚滚而来的波涛，被一路的饥饿和疾病无情吞噬的战友，他们是那样的普通，那样的平凡，又那样的坚忍和执著，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然而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为了让我们的藏族同胞能永远生活在丽日蓝天之下，他们却甘愿让自己的生命化作祖国美丽山河中的一抔泥土，一棵青草。以至可以说，当年进军西藏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块路碑，都是用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们的骨血高高堆起来的。

在西藏和平解放 50 周年到来之际，作为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每当我回想起整整半个世纪前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的英明决策，回想起当年我以一个 15 岁白族少年的稚嫩身躯，艰难参与的那场向雪域高原的惊心动魄的生死大进军；回想起汉藏军民历经苦难，在穿越沉沉黑暗与漫漫险途之后迎来的胜利曙光，我那颗永远为昔日战友的牺牲而颤抖的心灵，便带着我再一次踏上那段充满艰辛、充满血泪，同时又充满欢乐、充满温情的风雪岁月……

上 篇

藏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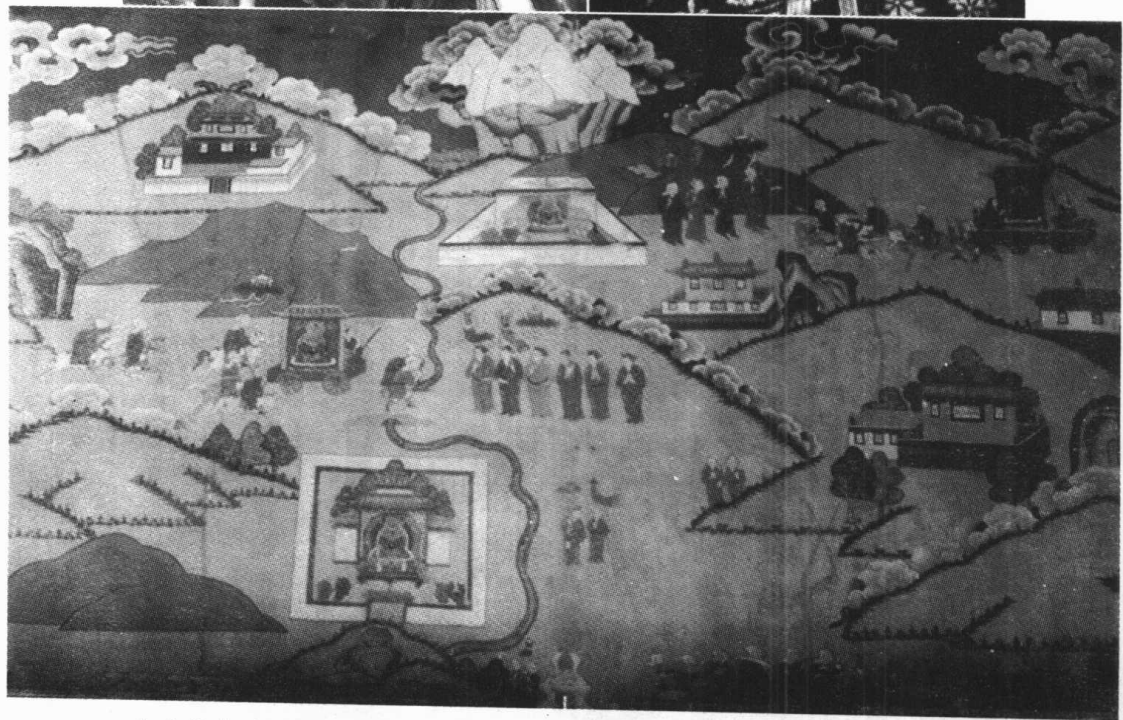


1951年10月26日,进驻西藏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先遣支队高举国旗从布达拉宫前通过。

第一章 序幕拉开

西藏是世界的屋脊，是我们这个星球最高、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在这片神秘而高邈的土地上，长年日光涣涣，月色朗朗，抬头即可看见白云和苍鹰，河流和雪山。这里的天空蓝得就像倒悬的大海，晶莹剔透，不含一丝杂质；这里四处高山不分四季飘落的白雪，冰清玉洁，千百年不化，在纯粹阳光的照耀下隐隐闪烁着白银的光芒。同时这又是一座信仰的高地，在她凡是人们能到达的山顶上，几乎无处不垒砌着肃穆而神圣的玛尼堆，无处不高高地竖立着圣洁的五彩经幡。山顶上大风呼啸，玛尼堆上高高竖着的经幡，日日夜夜都在飘扬。最神奇的是，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同胞对神的虔诚，为朝拜神山圣域和心中的圣殿，他们总是不远千里，不惧山高路遥，也不分白天黑夜，甘愿一步一拜地向前走去，即使满头磕出鲜血也在所不辞。

西藏作为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早在公元7世纪，当藏族的



布达拉官法王洞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塑像和壁画文成公主进藏图(局部)。

民族英雄和政治家、军事家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落，建立了吐蕃王朝之后，就同中原的唐王朝建立起睦邻关系和多方面的友好交往。大唐帝国为加强汉藏两个民族的团结，还特地选派文成公主与吐蕃王朝首领松赞干布联姻。那时，从大唐的首府长安到西藏的拉萨，只有骡马和奴隶们用赤脚踩出的小路，毅然远嫁的文成公主靠着坐轿骑马和脚下的三寸金莲一步一步去丈量雪山、栈道，在路上要整整跋涉一年。但这位唐太宗的宗室千金没有哭泣，没有回头，她从从容容地带着使者、带着工匠、带着释迦牟尼的金塑像、带着古中国那张连绵浩大的版图，踏着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铺就的巨大台阶，坚定地登上了吐蕃赞普为她备下的王后宝座。最终她坐成了专为她建造的布达拉宫释迦牟尼身边的一尊神像，坐成了一阙汉藏同胞骨肉相连的千古绝唱。汉藏两个民族发展到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密不可分的联系。到了公元9世纪，这种持续近200年的亲密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和同一家”、“永无渝替”的政治联盟，为汉藏两大民族联合成为统一的国家奠定了基础。公元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西藏内部近400年来分裂割据和战乱不休的局面，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对西藏全面行使了主权和行政管理。明朝基本上沿袭了元朝的制度，并实行多封众建，优予贡市之利的政策，巩固了祖国的统一。清朝中央政权根据形势发展，逐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和治理。封了噶伦，建立噶伦公所（即噶厦），设置了驻藏大臣，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外事、财政、宗教等制度，使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发展到了新的高度。西藏是藏族最大的聚居区，在漫长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勤劳、勇敢、朴实、智慧的藏族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开拓了西藏高原和祖国的西南边疆,创造了闻名于世的藏族文化,为祖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光辉。西藏民族同其他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中,尽了自己光荣的责任。直到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叶,由于晚清朝廷的腐败无能和国力颓败,以及对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失误从而引起西藏政教上层部分人的分离之想,英、俄的政治势力才开始逐渐向西藏渗透。当时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殖民主义几乎把手插进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在亚洲,当他们把印度沦为殖民地之后,马上便把目光转向与印度相邻的西藏。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人仰仗其强大的军队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先是凭借印度与西藏相邻之便,派遣军队直接打进拉萨;后来便频频插手西藏事务,处心积虑地在西藏政教上层笼络一批亲英分子,千方百计阻挠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民国政府统一中国后,承蒙、藏、回、满、汉五族共和前旨,专门组建了负责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但一心想建立蒋家王朝的蒋介石靠打内战起家,同时又频频被内战所困,其政治与军事势力范围仅限于中南和沿海,对西藏政务的经营,因中间隔着青海的马步芳、四川的刘文辉和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割据势力,而根本无力巩固和维系。1934年,国民党政府借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之机,派参谋部次长黄慕松为专使入藏,在西藏首府拉萨建起一座无线电台,以后又由该电台逐步演化成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这才使中国历来对西藏行使的主权得以延续。但这时英国人也别有用心地在拉萨擅自留设代表机构,继续明里暗中地干涉中央政府对西藏的

管辖。

1949 年春天，装备精良的国民党 800 万军队灰飞烟灭，土崩瓦解，其残余势力几经挣扎，终于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逼入南国一隅。入夏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西北、西南挺进，目标直指包括新疆、西藏在内的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但就在这时，因眼看着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难再依靠，位于世界屋脊之上的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极力怂恿和蛊惑下，突然以“防共”为名，开始想方设法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伴随着一时兴起的“西藏独立”的叫嚣，少数亲帝分子的分裂欲望突然获得急剧膨胀。1949 年 7 月 8 日，在事先没有任何交涉的情况下，一队全副武装的藏军出其不意地闯进了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并不容迟疑地将办事处的官员和所有的汉人，以及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全部强行驱逐出西藏。拉萨爆发的“驱汉事件”震惊中外，明显暴露出西藏反动上层正抓住共产党即将入主北京，国民党已败退大陆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试图完全断绝与中央的联系，把西藏这一大片领土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驱汉事件”刚过两个月，西藏地方政府又从印度购买大批军火，扩充“政教护卫军”一万人，还不顾后果地同印度等国取得联系，梦想寻求外国势力的政治支持和物资援助。同时，他们还主动写信给美国政府，要求美国人出面帮助西藏加入“联合国”并抗议中国军队的“入侵”。

对西藏问题，妄想称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自然是不甘寂寞的，他们窥测到西藏军事地位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在美国战略情报局成立不久，就屡屡把黑手伸进了西藏。1942 年，二